

刘子倩——译

「目」目々目漱石 著

なつめ そうせき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
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成名处女作

我是猫

吾輩は猫である

鲁迅
芥川龙之介
村上春树
等文学大家无不深受影响

《嫌疑人X的献身》
《Level 7》
《蜘蛛男》

等超级畅销书译者
刘子倩全新中文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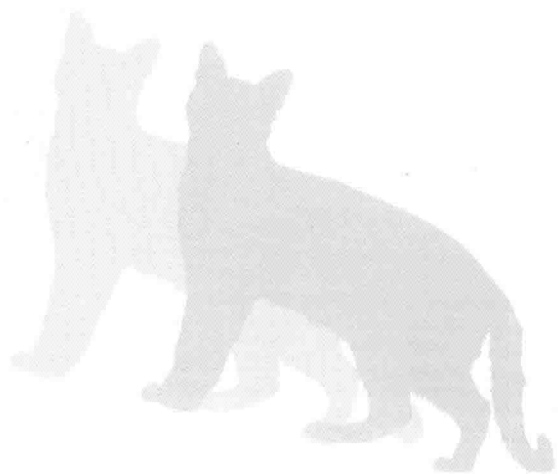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刘子倩 | 译

「目」目目目
漱石 著

我是猫

吾輩は猫である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猫 / (日) 夏目漱石著; 刘子倩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93-7300-2

I. ①我… II. ①夏…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近代
IV. ① 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144 号

本书译文经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牌出版) 授权使用。

策划编辑 / 责任编辑: 陈晓冉 (chenxiaoran 2003@126.com)

封面设计: 汪要军

我是猫

WO SHI MAO

著者 / 夏目漱石

译者 / 刘子倩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河北省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版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 / 18 字数 / 311 千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7300-2

定价: 39.80 元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 010-66031119

网址: <http://www.zgf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目录



<i>Chapter 1</i>	 001
<i>Chapter 2</i>	 011
<i>Chapter 3</i>	 042
<i>Chapter 4</i>	 072
<i>Chapter 5</i>	 092
<i>Chapter 6</i>	 114
<i>Chapter 7</i>	 134
<i>Chapter 8</i>	 155
<i>Chapter 9</i>	 180
<i>Chapter 10</i>	 205
<i>Chapter 11</i>	 237

Chapter 1



我是猫。尚无名字。

我不知自己生于何处。只记得在某个阴暗又潮湿的地方喵喵哭嚎。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人类。而且事后听说，那是人类当中最恶毒的书生^①这个种族。这种书生据说经常将我们猫族捉来烹煮吃掉。但当时的我毫无思想可言所以倒也不惧。只是被他放在手心倏然捧起的时候感到飘飘然。等我在书生的掌上稍微镇定之后所看到的脸孔应该就是我头一回见到所谓的人类。当时那种异样之感至今犹存。先不谈别的，本该以毛发装饰的脸孔居然光溜溜的像个药罐子。后来我也见识过很多猫，可从来没遇见这样的残缺生物。而且脸孔中央还高高突起。从那个洞中不时呼呼喷出烟雾，弄得乌烟瘴气真是受不了。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人类抽的香烟。

我在这个书生的手心安安稳稳坐了片刻，但过了一会儿突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移动。我不知道是书生在动还是只有我自己在动，但我眼冒金星，恶心作呕。想到自己没救了，顿时眼睛喷火，发出尖叫。到此为止我还记得，但之后的事就算努力试着思考也弄不明白。等我蓦然回神一看，书生已经不见了。本来我有很多兄弟姐妹这时也通通不见踪影，就连最重要的母亲都不见了。而且与之前待的地方不同，此处异常明亮。亮得睁不开眼。一切都不对劲，我慢吞吞爬起来迈步一看这下可糟了，我从稻草堆上突然被遗弃在草原中。

好不容易走出草原后，我发现前面有个大池子。我坐在水池前思索到底该怎么办。可是并未想出什么好主意。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想到，如果听到我哭叫，书生说不定又

① 书生是指学生，尤其是寄住他人家中一边协助处理家务一边求学的青年。



会来接我。于是我试着喵喵叫了两声但谁也没出现。后来池上渐渐起风，天也快要黑了。我的肚子好饿。想叫都叫不出声音。无奈之下，我决心先走到有食物的地方再说，我开始缓缓沿着池子往左边绕行。我非常难受，勉强忍耐着走过去后总算来到比较有人味儿的地方。我心想爬进这里后应该会有办法，于是从竹篱的缺口钻进某栋房子。缘分实在不可思议，如果这个竹篱没有破损，说不定我早已在路边活活饿死了。大树之荫^①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好了。这个竹篱的缺口至今仍是我拜访邻家三毛时的必经路线。话说回来，虽然钻进宅子，但接下来该怎么做我毫无头绪。后来天色也暗了，肚子也饿了，天气又冷，还下起雨，已经片刻都不容再犹豫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尽量朝光明温暖之处不断走去。如今想想，当时其实我就已进入这个家了，在这里我得以再次见到那个书生之外的其他人类。第一个遇上的是厨娘。她比之前那个书生更粗鲁，一看到我，二话不说就拎着我的后颈把我扔到门外。我心想这下子吾命休矣，只好两眼一闭听天由命。但我实在无法忍受饥寒交迫的滋味，我再次趁她不注意爬进厨房，结果很快又被扔出来。我被扔出来又爬进去，爬进去又扔出来，记得同样的情形好像重复了四五遍，那时我对这个厨娘真是讨厌透了。不久前我偷了她的三马^②已报了仇，总算一吐这口怨气。最后在我又要被她拎出去时，这家的主人^③一边说吵吵闹闹地搞什么一边出现了。厨娘拎着我向主人说：这只流浪的小野猫即便一再扔出去还是溜进厨房，真是伤脑筋。主人掂着鼻子底下的黑毛对着我的脸孔打量半晌，最后说声“那就留下吧”径自走进里屋。看来主人很少开口，女佣不甘心地把我扔进厨房。就这样，我终于决定把这间房子当成我的家。

我的主人很少和我碰面。他的职业好像是老师，从学校回来就整天待在书房几乎没出来过。家里的人都认为他非常勤勉好学，他自己也摆出好学的架势。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家人说的那么勤勉。我不时会蹑足偷窥他的书房，发现他经常在睡午觉，而且往往还会把口水滴在没看完的书上。他的肠胃功能不佳，皮肤带着淡黄缺乏弹性，流露出一不健康的征候。可是偏偏胃口特别大，饱餐一顿后再喝高氏消化剂^④。喝完就翻开书本，看个两三页就困了，于是在书上滴口水。这就是他每晚的例行功课。我虽是一

① 意指凑巧同在一棵树荫下亦是前世的缘分。乃歌谣广泛使用的语句。

② “三马”通常写成秋刀鱼。漱石在《我是猫》中经常使用这类同音异字。

③ 这家的“主人”，“鼻子底下”有胡子、罹患“胃弱”、爱好“歌谣”，与现实中的漱石有很多共通点，但也有身为中学教师这种不同之处。而他的住处附近有车夫与中学，也与漱石当时的住处相同。

④ 消化剂的商品名称。在淀粉酶（diastase）前面冠上发明者高峰让吉的“高”。

只猫却也常常思考，我认为当教师实在是很轻松的工作。如果我是人类一定要去当教师，这样睡觉都能赚钱的话，猫应该也能胜任愉快。不过照主人的说法，再没有比教师更艰苦的工作，每次只要有朋友来他总是大吐苦水。

我住进这个家的时候，除了主人之外很不得人心，不管去哪儿都会被拍开，没有人肯理睬我。我是如何不受重视，光看我到现在连个名字都没有就知道。我无可奈何，只好尽量待在肯接纳我的主人身旁。早上主人看报纸时我一定会坐在他的膝上，他睡午觉时我一定蹲在他的背上，这可不是因为我喜欢主人，纯粹是因为没有别人肯理睬我只好勉强屈就。之后基于种种经验，我养成了早上待在饭锅上，晚上在暖桌上，天气好的中午睡檐廊的习惯。不过最舒服的还是入夜后钻进这家小孩的被窝一起睡。这家的小孩分别是五岁与三岁，晚上两个小娃娃会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我总是在他们中间找出我能容身的余地，硬是挤出一个位子，不过如果运气不好吵醒其中一个小孩那可就麻烦了。小孩——尤其是年纪幼小的那个特别难缠——总会嚷嚷着猫来了、猫来了，三更半夜照样哇哇大哭。于是那个罹患神经性胃弱的主人必然会醒来自隔壁房间冲过来，上次我甚至还被他拿长尺狠狠打屁股。

我与人类同住观察他们久了，不得不断言他们实在很任性。尤其是不时与我同床共枕的小孩更不用说。自己任性的时候就把人家拽起来倒吊、拿袋子套在我头上、往半空扔出去，或者把我塞进炉灶。而且我只要稍有反抗之意，所有的人就会联合起来追赶我，迫害我。上次也是，我只不过在榻榻米上磨一下爪子，女主人就大发雷霆，从此再也不准我随便进入和室，哪怕人家蹲在厨房的木头地板上可怜地颤抖她也毫不在乎。我所尊敬的对街的白君每次碰面都说天底下没有比人类更不通人情的生物。白君前几天生了四只如珠似玉的小猫。但是据说那家的书生第三天就把四只小猫都拿到后面池塘扔掉了。白君流泪对我诉说经过之后表示，如果我们猫族想过着美好的家族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就一定得和人类战斗歼灭他们。我认为这些话非常有道理。还有隔壁的三毛君也抱怨人类不懂所谓的所有权，为此非常愤慨。本来我们同族之间无论是咸鱼头或乌鱼肚，最先发现者就有权利享用，如果对方不遵守这个规定甚至可以诉诸武力解决。但他们人类似乎毫无这种观念，我们发现的美食佳肴总会被他们掠夺。他们仗着强大的武力公然夺走我们该吃的东西。白君住在军人家，三毛君有位辩师^①主人。而我住在教师家，所以在这方面的态度毋宁比他俩更乐天，对我而言只要能够马

① 辩师为律师的旧称。强调“所有权”的“三毛君”对人类的批判颇有律师之风。



马马虎虎度过每一天就够了。即便是人类，也不可能永远繁荣。不如让我们耐心等待猫族胜利的时节到来。

既然讲到任性，那就顺便再聊一下我家主人因任性而失败的故事吧。本来这位主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偏偏喜欢事事都插手。他写俳句投稿到《不如归》^①，写新体诗^②向《明星》^③投稿，书写错误连篇的英文，有时又迷上弓箭，还学唱歌谣，有一次甚至拉着小提琴叽哩嘎啦鬼叫，可悲的是，他没有一桩学出名堂。可是一旦开始学，他虽有胃弱的毛病倒还是很勤奋。甚至还在后架^④中大唱歌谣，因而在附近赢得后架老师这个绰号，但他毫不在乎，照样反复吟唱吾乃平之宗盛^⑤。甚至令众人忍俊不禁打趣“看吧宗盛又来了”。这位主人也不知是怎么想的，在我住下来过了一个月后的那个发薪日，他拎着大包袱匆匆归来。正在好奇他买了什么，只见都是水彩颜料与毛笔还有水彩纸，原来他决心从今日起放弃歌谣与俳句改而习画。自隔天起他每天也不在书房睡午觉了，只顾着埋头作画。但是他画好的成品，没有人说得是那画的是什么。他自己或许也觉得成果不太理想，某天他有位专攻美学的友人来访时，我听到以下这样的对话。

“好像就是不如理想。看别人的作品明明很简单，可是自己动笔才发觉很困难。”这是主人的自述。的确非常诚实。友人透过金框眼镜看着主人的脸：“一开始当然不可能画得好，首先，光是待在室内想象就不可能画得出好东西。以前意大利的大师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⑥就曾经说过。要画画必须先临摹大自然本身。天有星辰，地有露华，有飞禽，有走兽，池中有金鱼，枯木有寒鸦^⑦。大自然就是一幅巨大鲜活的图画。如果你想画出像样的画何不出外去写生？”

“噢？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还讲过那种话啊？我都不知道。果然有道理。说得一点也没错。”主人频频感叹。我却看到金框后面的那双眼睛露出嘲弄的笑意。

① 《不如归》(ホトトギス)是当时的俳句杂志，目前仍刊行中。乃漱石之友正冈子规推动俳句革新运动及写实文普及的据点。除了《我是猫》，这本杂志也连载了许多漱石作品。

② 新体诗是日本近代诗的原型。漱石也在这时尝试新体诗，但未在《明星》刊载过作品。

③ 《明星》是与谢野宽主持的诗歌杂志。以浪漫主义为主调，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人是主要作者。

④ 后架乃禅寺对厕所的称呼。

⑤ 谣曲《熊野》开头宗盛自报姓名的第一句。这是初学者多半会学的曲子。

⑥ 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 1486-1530)，意大利人，佛罗伦斯派画家。

⑦ 枯木配寒鸦的冬景构图乃日本画的传统题材。

翌日我照旧去檐廊舒舒服服睡午觉时，主人破例从书房出来，在我身后不晓得在忙什么。我蓦然醒来，眯着眼看他在干什么，原来他在专心模仿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我看到他这副德性不禁失笑。他被友人揶揄后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对着我写生。我已经睡够了，很想打呵欠。但主人难得这么热心动笔，我觉得乱动好像太对不起他，只好默默忍耐。他现在已经画出我的轮廓，正在脸部上色。在此我必须自己招认，身为一只猫，我绝不算出色，无论身材、毛色或五官，我都不敢说自己胜过其他猫族。但即便是丑陋的我，也不可能出现我的主人笔下正在描绘的那种古怪模样。首先颜色就不对。我像波斯猫一样拥有一身浅灰带黄还有黑斑的毛色，我认为这点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看主人现在的用色，既不黄也不黑，不是灰色也不是褐色，可也不是这些交杂的颜色。除了说那是一种颜色之外，其余无法置评。更不可思议的是画中的猫居然没眼睛。不过他是趁我睡觉时写生所以也不能怪他，但是连个像眼睛的地方都看不到所以根本分不清那是盲猫还是睡觉的猫。我在心里暗想，就算是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亲自出马恐怕也束手无策。不过对于他那种热情还是不得不道声佩服。本来想尽量不动，但我从刚才就感到尿意频催，身体内部的肌肉蠢蠢欲动。已经到了片刻都无法再迟疑的地步，我只好失礼地把双脚用力往前伸长，压低脖子“啊——”打了一个大呵欠。到此地步，纵使我再装乖巧也没用了，反正都已打坏主人的预定计划，索性顺便去后面小便吧，于是我慢吞吞迈步走出。结果主人以失望又愤怒的声音，从和室里大吼：“你这个浑蛋！”这位主人骂人时总是习惯骂浑蛋。他不知道其他的骂人方式这不能怪他，但他连人家一直为他忍耐的苦心都不懂，就随便说人家是浑蛋未免太没礼貌。而且平时我坐在他背上时他如果稍微有点好脸色，这种谩骂我也就甘心忍了，问题是他从来没有爽快地替我做过一件好事，我只是去小便就被骂浑蛋实在太过分了。人类本来就喜欢夸大自己的能力灌水作假。如果不拿出稍微比人类强大的东西气气他们，今后还不知会嚣张到什么地步。

任性若只是这种程度还能忍耐，但是关于人类的不道德，我听过比这个更悲惨好几倍的故事。

我家后面有个十坪左右的茶园，虽然不大却是可以舒服晒太阳的好地方。家里小孩太吵闹让我无法好好睡个午觉时，或者太无聊心情不佳时，我总是会来这里颐养浩然正气。某个小阳春的午后两点左右，我在午饭后畅快地睡了一觉之后，为了稍作运动走向这座茶园。我一棵一棵地嗅闻茶树的根部，一直走到西侧的树篱旁边，只见一只大猫推倒枯菊躺在上面呼呼大睡。他丝毫没有察觉我接近，或者察觉了也不当一回



事，只见他鼾声如雷伸长身体酣睡。潜入别人家的院子居然可以睡得如此坦然，我不得不暗自为他的大胆惊讶。他是纯粹的黑猫。刚过正午的太阳，透明的光线洒落他的毛皮上，闪亮的细柔毛皮之间似乎燃起肉眼看不见的火焰。他拥有堪称猫中大王的雄伟体格，足足有我的两倍大。我抱着赞赏与好奇，忘乎所以地伫立在他面前仔细打量，这时静谧的春日和风，轻诱杉篱上方伸出的梧桐树枝，有两三片叶子飘然落到枯菊堆上。大王猛然睁开浑圆的双眼。至今我仍记得，那双眼睛比人类珍爱的琥珀更加美丽璀璨。他纹丝不动，双眸深处射出的光芒凝聚在我矮小的额头上，他开口了：“你这臭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就大王而言，言词似乎有点粗鄙，但他的声音底层蕴藏了足以打败犬类的威力，所以我非常惶恐。我心想不打招呼恐怕不妙，于是强装镇定冷然回答：“我是猫，尚无名字。”但这时我的心脏的确比平时跳得更加剧烈。他以异常轻蔑的语气说：“什么，你是猫？真是可笑。那你到底住在哪里？”他的态度非常目中无人。“我就住在这个教师的家里。”“我猜也是。瞧你这瘦巴巴的死德性。”不愧是大王，气焰嚣张。从他的谈吐观之，显然不是什么良家好猫。但是看他肥胖的模样又好像吃得很好，过得很富足。我不得不问：“我还没问你又是谁呢？”“我是车夫家的黑子。”他昂然表示。车夫家的黑子是这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恶猫。但他只是仗着车夫逞强好斗一点教育也没有，所以很少与别人交际。是同盟敬远主义的标的。我听了他的名字在略感退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丝轻侮之心。我决定先试试他到底有多么不学无术，于是有了以下的这番对答：

“车夫与教师究竟何者更厉害？”

“当然是车夫比较强壮。看看你这臭小子的主人，简直是皮包骨。”

“你身为车夫的猫，好像也很强。待在车夫家似乎可以吃到不少好东西。”

“那算什么，老子我不管去哪儿都不愁吃不到好东西。像你这种臭小子老在茶园转有屁用，还不如跟着老子混。包管不到一个月就让你胖得别人都认不出你是谁。”

“改天再这么麻烦你吧。不过我家的房子比车夫家大，住起来比较舒服。”

“笨蛋，房子纵使再大难道能够填饱肚子吗？”他似乎非常恼火，寒竹削成似的耳朵频频抖动，大摇大摆地走了。我与车夫家的黑子成为知己就是在这之后。

从此我一再与黑子遇上，每次他都散发出车夫应有的气焰。之前我说的不道德事件其实就是听黑子讲的。

某日我照例与黑子躺在温暖的茶园中闲聊，他把那套自吹自擂又当成新话题重复一遍后，对我提出以下的质问：“你到现在为止抓过几只老鼠？”我自认智力远比黑子

发达，但论及力气与勇气终究比不上黑子，不过碰上这种时候，我还是很尴尬。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不容狡辩，我只好老实回答：“其实我一直想抓但是还没抓过。”黑子抖动着从鼻头直挺伸出的长胡须笑得很厉害。本来黑子就有因自吹自擂而犯的毛病，只要表现出对他的气焰心悦诚服喉咙咕噜咕噜响着洗耳恭听就很容易控制他。我与他接近后立刻抓到这个窍门，所以我知道在这时候替自己辩护只会令形势愈发不利，我当下拿定主意，看来只有让他谈自己的辉煌战绩敷衍过去。于是我低调地怂恿：“以你这个年纪一定抓到过很多老鼠吧？”果然他朝墙壁的缺口呐喊：“没什么啦，起码也抓了三四十只吧。”他得意扬扬回答。他又说：“就算再来一两百只老鼠我也可以自己搞定，但碰上鼯鼠我就没辙了。我在鼯鼠的手里吃过一次大亏。”“噢？原来如此。”我附和。黑子眨着大眼说：“是去年大扫除的时候。我家主人拿着石灰袋子钻进地板下，没想到忽然有一只很大的鼯鼠跑出来。”“嗯——”我露出惊叹的神色。“不过这玩意也就是大一点的老鼠而已。我心想这种浑蛋算什么，于是紧追上去，最后终于把他赶进臭水沟。”“干得好！”我替他喝彩。“没想到到了紧要关头那家伙最后居然放屁。臭得熏死人，从此之后只要看到鼯鼠我就想吐。”说到这里他就像现在还可闻到去年的臭味似的抬起前脚，一而再、再而三地摸鼻头。我也不禁有点同情。我想稍微鼓励他一下：“不过老鼠被你盯上也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你在捕鼠方面可是高手，一定是常吃老鼠才会身材那么丰腴，毛色那么光滑吧？”不料这个为了讨好黑子才提出的问题竟然收到反效果。他喟然长叹一口气说：“想想就觉得无趣。就算捉到再多老鼠又怎样——这世界上没有哪个家伙能像人类那么坏。居然把人家捉到的老鼠通通夺走送去派出所^①。派出所不知道那究竟是谁捉到的，所以每次都奖赏五分钱。我家主人光是靠我就已赚了一圆五毛钱左右，结果还不肯好好喂我吃东西。人类就是小偷。”即便是不学无术的黑子似乎也懂得这种道理，气愤得背上的毛都竖起来。我有点毛骨悚然，于是当场含糊带过就回家了。从这时起我下定决心不捉老鼠。但我也不曾成为黑子的小弟一同猎捕老鼠之外的大餐。比起吃大餐，还是睡觉更轻松愉快。看来在教师的家里待久了，猫也会变得像教师一样。如果不当心点，说不定我也会很快出现胃弱的毛病。

说到教师，我的主人最近终于醒悟自己在水彩画上毫无希望，他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上如此写道：

^① 当时东京为了预防传染病，奖励驱除老鼠，市府会出钱买下民众捕获的老鼠。



今天在聚会上邂逅自称某某者的人物。此人据说极为放荡，果然颇有那种风采。像这种人通常深受女性欢迎，所以与其说某某放荡或许该说他应众人要求不得不放荡更恰当。此人的妻子据说是艺妓，真是令人羡慕的艳福。本来批判放荡者的人多半没有放荡的资格。以放荡者自居的人，也多半没有放荡的资格。他们并非不得已却硬是要这么做。就像我的水彩画终究不可能毕业。即便如此，还是自以为是风流人物。如果他们喝点餐馆的小酒，出入茶室就是风流人物，那我也算一介水彩画家了。像我那种水彩画还不如不画，同样地，相较于愚昧的风流人物，那些乡巴佬毋宁更高尚。

风流人物论令人有点难以苟同。羡慕别人有个艺妓妻子这点，作为一个教师也是不该宣诸于口的愚昧想法，唯有他对自己水彩画的批评眼光很正确。主人虽然颇有自知之明却无法戒除那种自恋心态。隔了两天，在十二月四日的日记又有这样的记载：

昨夜我梦见画了水彩画，终究画得不像样，扔到一旁后被人裱框悬挂在门上方。看到裱好的成果连我自己都觉得忽然出色多了。我非常开心。一个人细细打量，心想这样看起来很不错，不意天亮醒来，原来还是一样技巧拙劣的事实与朝阳一同变得明朗。

主人似乎连梦里都背负着对水彩画的不舍。这样别说是水彩画家了，就连夫子^①所谓的风流人物也当不了。

主人梦见水彩画的翌日，那个戴金框眼镜的美学者在睽违多日后再度前来拜访。他一坐下，劈头就说：“画得怎样了？”主人神色坦然：“我听你的忠告致力写生，果然透过写生对以前未注意到的物体形状、颜色的细微变化有了深刻的了解。西方就是自古以来主张写生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成绩。不愧是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他对日记里写的事绝口不提，而且很佩服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美学家失笑：“我老实告诉你吧，那是我瞎掰的。”说着抓抓头。“什么？”我家主人还没发现那是瞎掰的。“就是你频频感叹的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啦，那其实是我捏造的故事。我没想到你会当真，哈哈哈哈哈！”美学者看来极为高兴。我在檐廊旁听这段对话，不由得暗自想象

① 夫子在此是指主人。本来是古代中国对大夫以上者的敬称。

主人今天的日记会如何记载。这位美学家唯一的嗜好就是这样吹牛糊弄人。他对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事件如何打动主人的情感毫不顾虑，一脸得意地饶舌说出以下的故事。“有时我只是开开玩笑别人却信以为真，激发出一种滑稽的美感，真有意思。我之前告诉某个学生说，是尼古拉斯·尼克贝忠告吉本^①不要用法文写他的代表作《法国革命史》改以英文出版，偏巧那个学生是个记忆力绝佳的男人，居然在日本文学会的演讲会上一本正经重述我瞎掰的内容，实在太滑稽了。当时旁听者约有百人之多，大家都热心倾听。之后还有更好玩的事。在某个文学家出席的场合提到哈里森的历史小说《瑟欧法诺》^②，我说那在历史小说中首屈一指。尤其女主角死亡的那段描写更是鬼气逼人，结果坐在我对面声称无事不知的先生居然说，对对对那实在是杰作。于是我就知道此人果然跟我一样没看过这篇小说。”神经性胃弱的主人瞪圆了眼问道：“你这样瞎掰，万一对方看过内容怎么办？”听起来主人似乎觉得骗人毫无问题，只是担心被拆穿时有点伤脑筋。美学家丝毫不以为意：“放心，到时只要说我和别本书弄错了就行了。”说完他咯咯笑。这位美学家虽然戴着金框眼镜，但他的气质和车夫家的黑子有点像。主人默默抽着日出^③吐出烟圈，脸上的神情像在表明自己可没有那种勇气。美学家则报以所以你才会连画都画不好的眼神，“不过玩笑归玩笑，画画其实很困难，达·芬奇^④据说曾经教门生去画寺院墙上的污渍。果然，钻进厕所仔细望着漏雨的墙壁，真的有天然形成、相当巧妙的图画哟。你若是好好写生一定会有好玩的收获。”“你又想骗人了是吧？”“不，这点千真万确。实际上这不是振聋发聩的警语吗？达文西都可能这么说。”“有道理，的确振聋发聩。”我家主人半是投降。不过他好像还没在厕所写过。

车夫家的黑子后来跛了，他那身原本光滑油亮的皮毛渐渐褪色脱落，我曾赞美过比琥珀更美的眼睛也堆满了眼屎。尤其惹我注意的，是他的意气消沉与身型消瘦。我在那个茶园遇到他的最后一天，忍不住问他怎么了？“鼯鼠最后的臭屁与卖鱼的扁担

① 这一段多半为杜撰。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贝》的虚拟主角。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是英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不是《法国革命史》，而是《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而漱石亲近的英国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写过《法国革命》。又，《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以英文撰写，但之前的吉本有许多法文著作。

② 英国作家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的作品《瑟欧法诺》（*Theophano: the Crusade of the Tenth Century, a Romance*）。但原作并未提到“女主角死亡”。

③ “日出”是岩谷商会于明治三十五年发售的纸卷香烟。

④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文艺复兴期最具代表性的天才学者、艺术家。墙壁污渍的故事出自他的《手记》。



把我整惨了。”他说。

赤松之间，点缀两三层朱红的枫叶已如昔日旧梦散落，洗手池附近轮番绽放红白花朵的山茶花也已落尽。等到三帖半榻榻米大小的南向檐廊上，冬阳也早早西斜，几乎没有一天不吹冷风后，我睡午觉的时间好像也缩短了。

主人每天照旧去学校，回来便待在书房。有人来时，他就诉说当教师是多么多么讨厌。他已很少再画水彩画，对于高氏消化剂也抱怨无效不再服用。小孩整天吵吵闹闹被送去幼稚园了，回来就唱歌、拍球，不时拎起我的尾巴把我吊在半空。

我没吃到大餐所以也没发福，还算健康也没跛足地度过每一天。我绝不捉老鼠。女佣至今仍很讨厌。还是没人替我取名，不过要是贪心起来会没完没了，所以我打算就待在这教师家当一辈子的无名猫。

Chapter 2



我自新年以来稍有名气^①，身为一只猫亦可傲视众人实在很幸运。

元旦一早，我家主人就收到一张明信片。这是他某位画家友人寄来的贺年片，上方是红色，下方涂成深绿色，中央以粉蜡笔画了一只蹲踞的动物。我家主人在书房拿着这件画作，横看看，直瞧瞧，频频赞叹用色之巧妙。大叹一通后，我以为他要停止了，没想到他还是拿着明信片左看看右瞧瞧。还把身体扭转或伸长手，做出老人家研究三世相^②的样子，一会儿又对着窗户拿到鼻头前面打量。他的膝盖晃动令我摇摇欲坠，暗自祈祷他赶快停止。好不容易晃动不再剧烈，忽然听见他小声说：这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主人虽对明信片的用色赞叹不已，却看不懂那画的是什么动物，所以似乎从刚才就苦思许久。我心想原来是这么莫名其妙的明信片，一边优雅地半睁睡眼，从容不迫地定睛一看，那分明是我的肖像！虽然不像主人那样推崇的安德烈亚·德尔·萨尔特，好歹作为一个画家在形体的描绘与色彩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准。不管谁看了都知道那是猫。若是稍有眼力，更可一眼看出那不是别的猫，就是在下我，画得很生动。主人连这么简单明了的事都不懂居然还要想这么久，我忽然有点同情人类了。可以的话，我很想告诉主人那幅画就是在画我。好吧，就算不知道是我，至少我也想告诉他那画的是一只猫。但人类是一种不受上天眷顾无法理解我们猫族语言的可怜动物，所以很遗憾，我只能保持沉默。

① 《我是猫》本来以短篇形式发表于明治三十八年一月的《不如归》，后因广受好评开始连载。

② 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及面相，推断三世亦即过去、现在、未来的因果、善恶、吉凶。在此是指解说那些因果吉凶的书刊。



我想稍微向读者声明一下，本来人类就习惯动不动便以轻蔑的语气评论我们猫族，这点非常不好。从人类的渣滓诞生牛与马，从牛与马的粪便制造出猫——这种想法，对于不察自己的愚蠢还一脸傲慢的教师而言或许是常犯的错误，但对旁观者而言实在惨不忍睹。就算是猫，也不可能如此粗制滥造。在旁人看来或许以为每只猫都长得一模一样、平等无差别、没有自己固有的特色，但如果进入猫族社会就会发现其实相当复杂，十人十色这种人族用语也可以直接应用在猫族。无论是眼神、鼻子、毛色、四肢，全都不一样。从胡须的硬度到耳朵竖立的角度、乃至尾巴垂落的程度都各有千秋。美丽、丑陋、好恶、优不优雅堪称千差万别。即便有如此明显的区别存在，人类的眼睛却只会向上，一径看着天空，所以我等的个性自不待言，就连我等的相貌差异他们都无法识别真是太可悲了。俗话说同类相求真是一点也没错，买麻薯得找麻薯店，研究猫得问猫，猫的事毕竟只有猫最清楚。即便人类再怎么发达，唯独这点还是做不到。更何况他们根本不像自己相信的那么了不起，所以就更困难了。至于我家缺乏同情的主人，他连相互理解是爱的第一义都不知道，所以已无药可救。他就像难缠的牡蛎紧紧吸附在书房，从不曾对外界开口。然后摆出一副只有自己最豁达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笑。其实他并不豁达，最好的证据就是我的肖像明明在眼前他却一点也没发现，还说什么今年是征俄第二年所以八成画的是熊^①这种傻话，由此可见一斑。

我趴在主人的膝上闭眼如此沉思，不久女佣又送来了第二张明信片。一看之下，以铅版印刷着四五只外国猫排成一排，有的握笔、有的翻书、有的在做功课，其中一只离开位子坐在桌角大跳西洋版的《猫咪曲》^②。上方以日本毛笔写着黑色大字“我是猫”，右方甚至可以看到“读书跳跃猫之一日春”这首俳句。这是主人昔日的门生寄来的，不管谁看了皆可一眼懂得意思，但我家的糊涂主人似乎还不明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歪起头，自言自语说难道今年是猫年吗？看来他到现在还没醒悟我已变得如此有名了。

这时女佣又送来第三封邮件。这次不是有图画的明信片，上面只写着恭贺新年并请代向那只猫问好。就算主人再笨，看到人家写得这么明白似乎也总算察觉了，哼了

① 日俄战争于《我是猫》发表的前一年，明治三十七年二月爆发。而讽刺俄国人时经常以熊作比喻，战时的日本也常以熊的讽刺画代表俄国。又及，激战区旅顺攻陷是在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一日。

② 《猫咪曲》是江户以来的俗曲。歌词提到“说是猫呀猫”。

一声看着我的脸。他的眼神与以往不同，似乎多少带有一点尊敬。只要想到一直不被世间认可的主人忽然有了一个新面目完全是拜我所赐，他这种程度的眼神显然是理所当然。

这时格子门乒乓响，八成是有客人来了，有客人的话女佣会出面应付。我判定除了卖鱼的梅公来，其他时候不需我出面，所以安之若素，继续端坐在主人的膝上。这时主人就像高利贷业者上门讨债似的面露不安朝玄关看去。他好像很讨厌有人上门拜年必须陪对方喝酒。人类偏执到这种地步已无话可说，既然如此早点出门避难也就没事了，偏偏他又没那样的勇气，越发显露他的牡蛎个性。过了一会儿，女佣过来禀告寒月先生^①来访。这个叫作寒月的男人好像也是主人的昔日门生，现在已自学校毕业，据说如今地位比主人还高。不知何故，他经常来找主人玩。每次一来就大谈好像又有女人爱上自己之类的韵事，抱怨世间似乎有趣又似乎无趣，讲完这些香艳风流的话题就打道回府。他来找主人这样萎靡不振的人特意讲这种话的行径实在令人费解，不过那个牡蛎主人听这种话题还不时附和的样子更有趣。

“好久不见。其实我自去年底很忙碌，一直想来看您也没办法往这个方向。”他一边把玩日式大褂的带子一边说出谜样的话语。“那你去了哪个方向呢？”主人一本正经，拉扯黑色棉质有家徽的大褂袖口。这件大褂是棉布做的，下摆很短，从底下左右各露出五分廉价的丝质薄衣。“嘿嘿嘿，是稍微不同的方向。”寒月君说着笑了。一看之下，今天他少了一枚门牙。“你的牙齿是怎么搞的？”主人换个问题。“噢，其实是因为在某个地方吃香菇。”“你说吃了什么？”“呃，我吃了一点点香菇。本想用门牙咬断香菇的菇伞，结果一不小心牙齿就掉了。”“吃香菇弄断牙，未免也太像老头子了吧。这或许可以写成俳句，但绝对谱不成恋曲喔。”主人说着用手掌轻拍我的头。“啊，那只猫就是它吗？看起来挺肥的嘛，这样看来也不见得会输给车夫家的黑子，很气派。”寒月君大大夸奖我。“最近它长大了不少。”主人说着骄傲地猛打我的脑袋。我被夸奖是很得意但头有点痛。“前天晚上也搞了一个小小的合奏会。”寒月君这时又扯回正题。“在哪里？”“这个您就别问了。总之在三把小提琴与钢琴的伴奏下进行得相当有趣。小提琴多达三把，就算技巧再拙劣也值得一听了。另外两人是女的，我夹在中间，不过连我自己都觉得演奏得很不错。”“嗯哼，那些女的是什么人？”主人羡慕地问道。

^① 文中的寒月先生据说是以物理学者寺田寅彦为模特儿。寺田是漱石任教五高时的学生，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担任讲师，后成为教授。也以吉村彦彦的笔名写随笔。